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箴規類

鄒于先止趙砥之應試 鄒于先、趙砥之並居吳江之西郊，明亡後，邑人多謝去子衿，俄學使按臨至郡，遣人促其應試，言不出且遭戍。趙頗心動，鄒正色曰：「我輩但當論是非，不當計利害。」於是遂止。趙每為人言，微鄒君，幾喪吾守。

汪鈍翁王西樵互規

汪鈍翁頗自患懶放，兼以此規王西樵。王莞爾，亦規之曰：「長安車馬喧闐，若無吾黨一二孤寂者點綴其間，使作缺陷，君亦何必以懶放自患耶？」

勸王文簡不賦詩

王文簡公士禎在京師，將移居慈仁寺。某往規之曰：「子寓慈仁，不得不賦雙松詩，然恐損子名。」王傲然曰：「寓不可不移，詩那可便作。」

王文簡盡言得失

王文簡性和易寬簡，好獎引士類，然人以詩文投謁者，必盡言其得失，不稍寬假。

杜茶村作進一步語

杜茶村書翰好作進一步語，簡蔣前民曰：「足下與王于一詩，俱已過細，尚未過籠，過籠更微於過細，行當知之。」又答某書云：「自古小人之禍，君子激之；君子之名，小人成之。至於成君子之名，即已受小人之禍，天下事因之敗壞者不少矣。」

姜宸英規翁司寇

國初有常熟翁司寇為姜宸英故交，愛姜之文而契之，後以攻睢州湯文正公斌驟遷，據其位。姜發憤為文，謂「古者輔教太子，有太傅少傅之官，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，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而審諭之。今詹事有正貳，即古太傅少傅之遺，翁君貳詹事，其正實睢州湯公。公治身當官立朝，斬然有法度，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，以導太子矣」云云。翁見之，長跪曰：「某知罪矣，願子勿出也。」姜竟於越日刊布，翁用此操之尤急。

蔡文勤言詭隨之弊

陶太常初通籍，偕同年數輩謁漳浦蔡文勤公，蔡叩以《詩·民勞篇》，太常逡巡未對。蔡曰：「此詩重戒詭隨，八章中獨此句不變。」因極言詭隨之弊，聲色嚴厲，聞者悚然。後夫人病劇，蔡以太常知別脈，命之入視，衾帷粗敝，寒士所不堪，太常為之蹴踏自愧。

施愚山規所親

施愚山嘗規所親曰：「我輩既知學道，自不至大戾名教。但終日不見己過，便絕聖賢之路，終日喜言人過，便傷天地之和。」

顧赤方願施愚山攻瑕索垢

蕪州顧赤方嘗出其詩屬施愚山讎校，與之握手而笑曰：「吾儕本相好，然攻瑕索垢，當猛鷲如寇讎，毋留纖塵為後人口實。」時歎為名言。

汪鈍翁戒文與也率爾作畫

文與也作畫，頗得待詔家法，然多率爾之筆。汪鈍翁戒之曰：「此事定須霞思雲起，刻意經營，奈何頹唐落墨，便布人間。」

方望溪勉李文貞

李文貞公光地以直撫入相，桐城方望溪侍郎苞叩之曰：「國朝以科目起家躋茲位者，凡幾？」李曰：「屈指得五□餘人。」侍郎曰：「甫六□年而已得五□餘人，則其不足重也明矣，願公更求其可重者。」

阿文成言亭名不佳

阿文成公桂年少時，飲於總督鄂某園中，園有古松一株，構亭其下，顏曰倚松。酒半，文成謂鄂曰：「亭名不佳，松豈可倚者？大風折松，亭亦受其壓矣，可不懼乎！」

蔣勵堂勸告屬僚

蔣勵堂相國攸銛歷任封圻最久，待屬吏恩威並用，舉劾公明，尤善訪察細事。任川督時，有大挑令數員，需次無事，輒聚為葉子戲，客過訪之，恆拒不見。一日值常參，各員晉謁畢，相國獨留諸人令少待，笑語曰：「諸君無案牘勞，以葉子偶爾坐遣，未嘗不可。然頻頻為之，則傷財失業，作無益害有益，且因此疏慢朋友，來輒拒之，似更不可。諸君行將握篆，與其為無益有損之事，曷不先將律行留心觀覽乎？今與諸君約，俟一二月後余將問焉，能對者方委以民社，否則未敢以地方公事漫為嘗試也，諸君以不佞之言為然否？」皆面如土，唯唯而退，自此不敢再作葉子戲矣。兩月後謁見，擇一二端以問，能對者即委缺以去，其茫然者，又諭之曰：「必能詳舉數條，方予委署，否則終身不用也。」自此咸講求例案，無敢嬉於博。

袁子才箴友

袁子才有友富而不仁，嘗作書規之，其言曰：「善用錢者，錢雖少，除自身享用外，仁粟義漿，皆錢為之；不善用錢者，錢雖多，除妻子奴僕有怨言外，招尤惹禍，亦皆錢為之。」

王惕甫呵睿王

王惕甫芭孫短小精悍，善詩古文。乾隆戊申，召試舉人，然屢試未售，終江陰教諭。嘗館睿恭王邸，王契重之，嘗隨王之灤陽、木蘭等處，詩愈遒勁。王稍有過，惕甫輒厲色呵之，使冠帶謝過乃已。又嘗謂法時帆云：「君有詩識無詩才，汪端光有詩筆無詩膽，其兼之者，故有人在。」蓋自謂也。

孫氏勸夫莫作第二人

全椒吳山尊學士肅，孫淵如妹婿也。淵如以乾隆丁未榜眼及第，山尊仍上計車。夫人孫氏贈行詩曰：「小語臨歧記可真，回頭仍怕阿兄嗔。看花遲早尋常事，莫作蓬萊第二人。」遂以是科通籍入翰林。山尊不喜治舉子業，孫氏常規之。

苗氏嫗勸禮王

嘉慶戊午春，和坤妻死，出殯，王公大臣皆往送。禮親王從眾行，比至，車馬阻塞，因飯於農人苗姓家。苗氏嫗語之云：「觀君容止，必非不智，今和相驕溢已極，禍不旋踵，奈何趨此勢利之途，以自傷其品也！」王赧顏退。不踰年，和果敗，賜死。

吳春麓箴禮王

吳春麓御史賡枚，桐城人，嘉慶己未進士，性忠愨，以理學自期。嘗與禮親王書曰：「奮與儂，盛衰之本；勤與惰，成敗之原，貪與廉，得失之林；寬與虐，恩怨之府；靜與躁，壽夭之徵；忍與激，安危之券；謙與盈，禍福之門；敬與肆，存亡之界。」

曾文正勉錢子密以操守

秀水錢子密尚書應溥，嘗客曾文正公幕。某年，乞假應秋試，文正設筵餞之，酒闌，語之曰：「足下名位，他日必出在諸君之上，惟操守二字，吾輩應共勉之。」錢後以小京官躋卿貳，入樞密。僅言名位，果如文正言矣。

曾文正與李廣文互規

曾文正官京師，時士大夫無不嗜煙者，水旱外，又有潮鼻大之稱。潮，謂潮州煙；鼻，謂以鼻吸者；大，則鴉片也。一日，有同鄉總角交李廣文至，以其吸鴉片也，規之。李曰：「吾所吸者，一耳。公則水旱潮鼻，四者具焉，何也？」文正瞿然曰：「繼自

今，請子戒其一，我戒其四，可乎？」李旋以事去。及文正辦軍務，屢招之不至，最後來謁，詢之，李赧然曰：「自與公約，聞公絕之久矣，而某沈溺如故，所不忍見公者，以此耳。」文正憫之，親為布榻，坐煙具旁，談話如平生，已而歎曰：「君老矣，不必官矣。」贈二千金使歸。

曾文正規其戚

曾文正駐軍安慶，有戚某自湘鄉田間來，行李蕭然，衣服敝素，對人沈默不能言。蓋以家計寒儉，而投營謀事者。文正垂詢鄉里瑣事及戚友近況，其人颯然作答，訥訥然若不能出諸口，然偶擇要對一二語，頗中肯綮，文正殊賞之，將任之以事。文正每飯，必召幕客會食，幕客各依時赴餐，無敢或違。一日正食，值飯有秕粒，某檢出之而後食，文正視之良之，亦無他語。飯畢，文正與幕客圍棋數局，手談既竟，令支應備銀二兩贈某以為贖。某大駭異，迺求文正表弟彭杏南，請於文正。文正語之曰：「某食而去其秕，平時既非豪富，又未曾作客於外，輟耕來營，不過月餘，而即有此種舉動，吾鄉人寧復如是耶？吾恐其見異思遷，而反以自累也。」杏南固請，且曰：「此亦未為大過，公盍試之。」時文正喜植蔬，每日擷鮮而食，以為至味，姑令某主持園圃之事。某迺益自勵，日與傭保雜作，寢食相共，灌溉糞治，自朝至夕，莫或休暇。文正微覘之，則見其持畚攜鋤，與耦耰之人，通力而合作也。如是者幾一載，始終不渝。文正意解，召之來親述其故而規之。其人愧謝，乃以他事畀之。其人黽勉從公，克勵厥職，卒以布衣扶搖而上，官至觀察使，加布政使銜。

王王秋規其戚

戚、同間，湘潭王王秋太史闈運有戚串納姬，或規之曰：「志士枕戈之秋，不宜沈溺宴安。」王曰：「此大易事，即名之曰戈兒，以示不忘在莒之義可也。」

龍汝霖規郭筠仙

湘陰郭筠仙侍郎家居時，好危言激論。攸縣龍汝霖作《聞蟬》詩規之曰：「商氣滿天地，金飈生汝涼。撩人秋意聒，忤夢怨聲長。畏濕愁霜露，知時熟稻梁。隱情良自惜，莫忘有螿螂。」筠仙和曰：「飽諳蟬意味，坐對日蒼涼。天地一聲肅，樓臺萬柳長。杳冥通碧落，慘澹夢黃梁。吟嘯耽高潔，無勞引臂螂。」又「樹木千章暑，山河一雨涼。陰濃棲影悄，風急咽聲長。秋氣露微物，天心飭早梁。居高空自遠，塵世轉蜉蝣」。後餘年，邊事日棘，郭以禮部侍郎使英，至倫敦，致書直督李文忠，論列中外得失利病，準時度勢，洞見癥結，凡所謀畫，皆簡而易行。其論當時洋務，謂寶佩衡能見其大，丁禹生能致其精，沈幼丹次之，亦稍能盡其實。又自言平生學問，皆在虛處，無致實之功，其距幼丹尚遠。皆真知灼見，閱歷有得之言。全書凡四千二百餘言。

郭筠仙規僧王

郭筠仙侍郎以編修參僧忠親王軍，拒英法聯軍於天津。王密詢戰守方略，侍郎對以「外人志在通商，但當講求應付之方，不當稱名與戰。海防無功可言，無效可紀，不如其已」。王默然。自後凡有建白，無不被斥。上書至有七次，大致以為今制敵之策，惟在狙擊；然欲擊之，必先自循理；循理而勝，保無後患。即敗，亦不至有悔。王終不能用。及北塘潰敗，乃服侍郎之遠識，嘗語人曰：「朝官惟郭翰林愛我，能進逆耳之言，我愧無以對之。使早從其言，何至此！」言時輒拊膺涕下。

李次青賀書寓規於規

曾文正既克粵寇，平江李次青廉訪元度走書申賀。其書累三千言，中敘討賊之初，書生張空拳撻巨寇，號召生徒子弟，忍饑轉戰，備歷艱阻，百折而不回。及乎大功告成，懋邀鉅賞，兄弟同日躋茅土。以蕞爾一邑，備有侯伯子男之封；建旄仗鉞，寄專閫及方伯連帥之屬。至以千百計，可謂如荼如火，千載一時矣。而未段寓規於頌，其辭云：「兩江督府，兼綜河漕鹽法及操江，諸務殷劇，號難治。承平時選帥，嘗重於他省，非有文武威望，知大體可信畏者，莫能任。況關獠狃，奪殘黎於豺獍之口，其事與開創同。而又有島夷逼伺，狡獪不可測，則所謂安內以攘外，宜必邊謀深識，消患於未萌焉。竊謂圖治以教養為先，在今日則養先於教。世亂才勝法，若由亂而治，則當以才用法，而不為法所縛。至於內治既修，外侮自戢，道在蓄威養望，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，久之必喙駝不遑矣。」云云。

李木庵箴友

某家貧，謁選，貸數百金以養。李木庵正色告之曰：「今日之京債，即異日之公帑，亦即末路之贓私也。」聞者不寒而栗。

陳石遺規友

光緒時，張文襄督鄂最久。蓋時值中外多故，武昌又居長江上流，形勢扼要，樞府諸臣以為北門鎖鑰，非寇準不可，文襄亦方以陶侃自命，居之不疑。後鄭蘇堪方伯孝胥總鐵路事，至漢口。其記室某有賭麻雀癖，聞陳石遺衍寓武昌。衍，一代詩人也。一日渡江，要其贈詩，因以句規之云：「樛栢運甓等無用，互訟廷尉難為平。」蓋兼諷文襄也。